# 毛詩日箋

王阮亭先生手柬

前承寄示大著日箋折衷盡善既正紫陽之誤亦通毛鄭之郵兼去楚望之矯向欲有所論述日箋出可無事枝贅矣未卜已付剞劂否欲作跋數行畧見同志以量移秋官又兼督捕五官並用日不暇給筆墨之緣遽成隔世奈何奈何因及門顧俠君南還之便附候新祉近刻二種請錢以當一夕之談年侍期王士禛頓首

紫陽毛詩集傳往往不依小序而於鄭國風一切目爲淫奔之詩先儒議之詳矣蓋朱子篤信孔子所言鄭聲淫云爾夫孔子於鄭固謂其聲淫非曰詩淫也所謂鄭聲好濫淫志是也春秋襄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七子賦詩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又昭十六年鄭六卿餞韓宣子於郊子齹賦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而宣子喜之其皆非淫詩明也否則林第之言踰閾不且與伯有同戮乎然吾嘗觀朱子語錄其論東山鴟鴞詩云惜註已行不及更改則知集傳爲紫陽晚年未定

之書學者正不得膠一說以自畫也審矣吾友梁谿秦太史留仙先生著毛詩月箋六卷屬余論定而弁以序余卒讀其書大善之其間雖不盡取小序然能精擇毛鄭舊說以會粹於歐蘇王呂程李輔嚴諸儒之言而折衷于朱子間發己意必協於義理之正而於近儒說詩若郝敬何楷顧炎武諸家皆取節焉獨於明嘉靖時所出之子貢詩傳申培詩說排擯不錄一語其於古書之眞僞昭昭然分白黑而別淄澠其識甚卓今梓是箋以啟來學蓋有與集傳相發明者不可謂非紫陽氏之功臣也康熙庚辰且月商丘宋犖序

# 毛詩日箋卷一

勾吳　秦　松　齡　學

## 周南

### 關雎篇

毛氏曰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靜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蓋未嘗不以淑女指后妃也鄭氏乃以淑女爲三夫人以下歐陽氏非之謂上言雎鳩方取物以比興而下言淑女自是三夫人以下則終篇更無一語以及太姒且關雎本謂文王太姒而終篇無一語及之此豈近於人情歐陽氏之論當矣鄭氏云

左右助也后妃將共荇菜之俎必有助而求之者歐陽氏嚴氏皆遵之惟以淑女指太姒爲不同謂寤寐之求鐘鼓琴瑟之樂乃太姒求得左右之賢爲不妒忌之德此爲合於序意而朱子呂氏不用舊說以后妃之未得已得爲言於不淫不傷之旨合學者兩存其說可也

卷耳篇

序曰后妃之志也嚴氏曰言后妃之志者謂因備酒漿而念及臣下之勤勞耳呂氏曰夫婦一體也位雖不同而志不可不同求師取友婦人固無與乎此而

好善之志則不可不同也崇德報功后妃固無與乎此而體羣臣之志則不可不同也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婦人之志如是其夫斯能好善矣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后妃之志如是王者斯能體羣臣矣室有轑釜之聲則門無嘉客況后妃心志之所形見者乎

兎罝

兎罝篇

兎罝序言后妃之化朱子以爲文王德化之盛夫齊家本於修身后妃之化莫非文王之德化也語似相

戾而義實相該

言秣其馬

歐陽氏曰言秣其馬猶古人言雖爲執鞭猶忻慕焉者是也嚴氏謂其近於狎暱然狎暱之想不可有而悅慕之心不能無也朱子以爲悅之至敬之深最得其情矣

父母孔邇

諸家或以父母爲指文王或以爲指其夫之父母二說皆善終不若指文王者之切事情也嚴氏謂以父母喻文王非以服事殷者之所敢安似矣然以服事

殷文王之事而三分天下有其二非卽父母孔邇之人情乎亦文王所不能禁也

## 召南

### 草蟲篇

此篇毛鄭以爲出嫁在途之女按序止言大夫妻能以禮自防無在途之說也其爲行役大夫之妻較然無可疑者而以禮自防之意亦於言外可見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朱子謂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是也下二章皆同此意而歐陽氏曰當紂之末世淫風大行此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不爲淫風所化見彼草

喓喓然而鳴呼阜螽趯趯然而從之有如男女非其匹偶而相呼誘以淫奔者故指以爲戒而守禮自防以待君子之歸如此解雖於義無傷而於辭太鑿矣

采蘋篇

序言大夫妻能循法度也王氏曰所薦之物所采之處所用之器所奠之地皆有常而不變所謂能循法度呂氏曰所爲者非一端所歷者非一所矣煩而不厭久而不懈循其序而有常積其誠而益厚然後祭祀成焉嚴氏謂王氏未盡詩之意蓋法度者儀物也

能循者敬也非敬則儀物之常何足爲美乎輔氏謂東萊亦說得好旦詩意尤在有齊季女一句上愚謂祭祀固以齋敬爲主然齋敬之心於何見之亦只是物物有常事事不苟耳王氏呂氏之言未可謂之不盡詩意也　鄭氏因季女之文謂是大夫妻之未嫁者古者先嫁三月教於公宮教成祭之此與昏義合然序言大夫妻決非未嫁之女矣呂氏曰大夫妻未必果少特言苟持敬則雖少女猶足以當大事云耳

行露篇

此詩乃貞女見陵於强暴幾無以自明得召伯之明

而辨之曰穿屋曰穿墉事之難辨者也曰室家不足曰亦不女從事之終獲辨也貞女幸其得白而自明其心如此非必即訴於召伯之辭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

殷其靁朱子呂氏嚴氏皆以爲興而鄭氏云靁以諭號令於南山之陽又諭其在外也蘇氏則曰靁聲隱然南山之陽耳然而不可得見召南之君子遠行從政其室家思一見之而不得如是靁也二說皆兼比於義竝通

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嚴氏曰男當先求於女今反欲遣媒妁以語男家也斯義未當夫女子雖有過時之懼若遣媒妁以語男家是無廉恥之防豈文王之敎乎歐陽氏曰謂相語也遣媒妁相語以求之也則猶是望庶士之遣媒相通得其言矣

三五在東

三五在東維參與昴朱子謂因所見以起興是也或以三五喻夫人或以參昴喻娣媵失之泥矣

抱衾與裯

程子曰賤妾得御於君是其僭恣可行而分限得踰

之時也乃能謹於抱衾與禂而知命之不猶而教化行矣

江有汜篇

按此詩所以美媵其曰不我以不我與不我過者蓋謂不得進御於君非必待年於國也其曰其後也悔其後也處其嘯也歌者乃深望其能悔正媵之不怨處非必嫡之果悔也蘇氏曰不敢怨而俟其悔耳夫不敢怨者悔之道也斯言精矣或云如是則文王后妃之化能被於媵而不能被於嫡曰聖人之教亦有不能盡及者如行露之詩有守禮之女不能必其無

强暴之男也

吉士誘之

嚴氏曰無禮者豈是吉士但美其稱以責之言汝本善良何乃爲此猶　貴人者言謹厚者亦復爲之

何彼襛矣篇

顧炎武曰山堂考索載林氏曰二南之詩雖大槩美詩亦有刺詩不徒西周之詩而東周亦與焉據何彼襛矣之詩可知矣其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考春秋莊公元年書王姬歸於齊此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於齊襄公非平王孫齊侯子而何說者必欲以爲西

周之詩于時未有平王乃以平爲平正之王齊爲齊一之侯與書言寧王同義此妄也據詩人欲言其人之子孫則必直言之如稱衛莊姜則曰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美韓侯取妻則曰汾王之孫蹶父之子又何疑乎且其詩刺詩也以王姬徒有容色之盛而無肅雝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詩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唐棣矣然王姬之車胡不肅雝乎是譏之也按此說桓王女平王孫則是其曰刺詩於義未允蓋詩自邶鄘以訖於檜曹皆太史之所陳者也其

中有美有刺若二南之詩則用之爲燕樂用之爲鄉樂用之爲射樂用之爲房中樂而鼓鐘之卒章所謂以雅以南春秋傳所謂象箾南籥文王世子所謂胥鼓南者也安得有刺此必東周之後其詩可以存二南之遺音而聖人附之於篇者也且自平王之東周德日以衰矣麥禾之取繻葛之戰幾無以令于兄弟之國且莊王之世魯衛晉鄭日以多故於是王姬下嫁以樹援於強大之齊尋盟府之墜言繼昏姻之夙好且其下嫁之時猶能修周之舊典而容色之盛禮節之備有可取焉聖人安得不錄之以示興周道於

東方之意乎蓋東周以後之詩得附二南者惟此一篇而已後之儒者乃疑之而爲是紛紛之說是烏知聖人之意哉　又曰何彼穠矣以莊王之事而附於召南其與文侯之命以平王之事而附於書一也

于嗟乎騶虞

騶虞毛氏以爲義獸歐陽氏曰賈誼新書騶者文王之囿名虞者囿之司獸陳氏曰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則騶虞爲虞官明矣獵以虞爲主呼其官而嗟歎之蓋深歎文王不忍殺物之仁言有盡而意無窮也嚴氏又以爲二官名引月令左傳

為証亦有依據按爾雅無騶虞名毛氏之說不足從也

邶

## 柏舟篇

此篇列女傳以爲衛宣夫人之詩本於魯詩說朱子亦以其首尾辭氣卑順柔弱斷是婦人不得志于其夫而作今玩其辭氣亦不甚似婦人即似矣然而古之忠臣不得於其君義不忍於決去心志掩抑不欲斥言君父則或託於婦人之怨思以自言其情序云仁而不遇其義更深長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歐

陽氏曰鑒納影於內凡物不擇妍醜皆納其影我心不能兼容善惡

日月篇

諸家皆謂此詩作於州吁弒嫡之後朱子則曰見棄如此而猶有望之之意此詩之所以爲厚是謂作於莊公時也玩詩中四言胡能有定是尚望其定也其在國亂未成之時乎朱子之解精矣　胡能有定俾也可忘朱子曰俾也可忘言何獨使我爲可忘者耶不若嚴氏曰今國家之亂是可憂也若往日之事則使我可忘不復追咎之矣

惠然肯來莫往莫來

惠然肯來恐猶是期望之辭云庶幾其惠然肯來乎然終於莫往莫來也

願言則嚏

鄭氏曰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嚴氏曰當州吁莫來之時不復省記其母故欲其嚏而知已念之也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歐陽氏曰士卒將行與其家室訣別云我之是行未有歸期亦未知於何所居處於何所喪其馬乎若求

我與馬當于林下求之蓋爲必敗之計也此說得之

嚴氏謂爰居爰處指居者爰喪其馬指行者不必然也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此章諸家皆以爲行役者追述始爲室家之時約誓之言不必然也蓋即其臨行相約之辭耳凡人雖料從軍之必死豈不猶望生還而與室家偕老乎故言死生將契闊矣然與子約萬一得歸終當與子偕老也下章則又爲必不得歸之辭

匏有苦葉篇

序曰刺宣公而朱子但以爲刺淫亂之詩今雖未敢必其爲刺宣公然觀之篇辭句隱約若有不敢斥言之意序之說未可廢也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

黃氏曰嚴華谷云谷風來自大谷之風怒風也又習習然連續不斷所謂終風也又陰又雨所謂曀曀其陰也皆喻其夫暴無恩且云舊說以谷風爲生長之風習習爲和小雅谷風二章維風及頹非和也三章言草木萎死非生長也愚按毛氏以谷風爲東風本不可曉特言之熟而不覺耳今嚴氏以谷字尋意又

以小雅之谷風爲証似覺明白然習習終是和意恐
不過感興未必以風之暴比夫之怒也
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
嚴氏曰昔者生育男女惟恐生育而貧窮慮食指之
衆也故與爾盡力顛覆以營家業愚按詩意不過云
昔者相與爲生理惟恐其窮以及於顛覆如朱子之
說耳未必言生育男女也
簡兮篇
朱子謂是賢者不得志仕於伶官而作若自譽而實
自詆也何楷曰以詩觀之若有力如虎赫如渥赭皆

旁觀贊歎之辭絕非自作之語何氏之言是也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牽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假有害

衛女思歸心切作此懸擬之辭正如杜工部詩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也

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鄭氏曰既不得歸且欲乘車出遊以寫我憂朱子曰夫人之遊亦不可輕出只是思遊於衛地耳愚按詩意乃衛女思歸而不得爲此無聊賴之言不必實有其事詩人之言何可泥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

此衛之賢者仕不得志偶出北門而作是詩耳孔氏以爲背明向陰而行猶已居亂世嚮暗君而仕不必然也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

顧炎武曰凡交於大國朝聘會盟征伐之事謂之王事其國之事謂之政事

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嚴氏曰其虛其邪則猶有眷戀故國之意既亟只且則暴虐已甚不可以少留矣

鄘

髧彼兩髦實維我儀

鄭氏曰兩髦之人謂共伯也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嚴氏曰守志不嫁不事膏沐髧然垂其兩髦如幼時之狀者實是我嫳居之容儀按髦者子事父母之飾雖男角女羈見於内則女子幼時亦有此制未聞以是為嫳居之容也何楷曰共姜以夫已死不忍斥故以其生前事親之飾言之此說得之

君子偕老篇

嚴氏曰此詩惟述夫人服飾之盛容貌之尊不及淫

亂之事但中間有子之不淑一言而譏刺之意盡見碩人惟述莊姜之美不言莊姜不見答但中間有大夫夙退二語猗嗟惟述魯莊之美不言不能防閑其母但中間有展我甥兮一語三詩體同皆中間冷下一二語而首尾不露其意也　呂氏曰一章之末云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責之也二章之末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問之也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惜之也辭益婉而意益深矣

秉心塞淵

董斯張曰衛燬亦是中才不得援剛而塞齊聖廣淵

例看塞如不變塞之塞有鬱而不舒斂而不放之意
淵如深淵之淵有兢然若臨惕然若隕之意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
以畀之
諸家皆謂衛之卿大夫乘此車馬建此旄旌以見賢
者程子則曰素絲束帛也謂以素絲乘馬行禮於賢
者蘇氏則曰古者招大夫以旌干旄所以招之也素
絲良馬所以贈之也旣有以贈之故人思有以畀之
也愚按二家之說似爲得情言衛之大夫禮意如此
之勤則所見之賢者將如何告以善道乎

載馳篇

朱子以爲許穆夫人歸唁其兄已在途而許之大夫追止之非也葢泥詩辭太過耳夫人思歸而不得故設爲馳驅至漕之想而豈其實事耶　夫人豈不知已之不當歸哉豈遂以歸之有救於衛哉然而夫人之歸義當止也衛之覆滅許當救也許人但阻夫人之歸而絕無相救之策遣大夫而唁之聊以塞責耳夫人不勝其憤激欲以女子而爲赴難乞師之舉曰載馳載驅曰控於大邦皆許人所當爲而夫人所不可爲者若曰許人既不爲我不得不自爲之也託言

歸唁實以責許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朱子曰不以我爲善則我亦不能旋反於衛矣雖視爾不以我爲善然我之所思終不能自已也呂氏曰許人既不以我歸衛則我亦不能旋反於衛矣爲許人者蓋亦視爾父子兄弟之間有災患不臧如之何則我之思不遠矣下章不閟謂曉然易見初不閟也按朱子之說明淨東萊之說深婉宜並存之諸家皆不及也

衛

倚重較兮

黃氏曰車中俯而憑處爲式式上平立而憑處爲較故曰重較呂和叔云

碩人篇

郝敬曰此詩本爲閔莊姜而無一語道其憂閔之情與莊公不答之事但極稱夫人族類之盛容貌之美來嫁之儀及齊國之富就恒情易曉者開諭而莊姜之賢不復爲昏主道矣

施罛濊濊鱣鮪發發

嚴氏曰諭莊公求昏於齊而得貴女猶衡門以河魴諭齊姜也按詩只是形容齊地物產之饒耳未必有

比諭之意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

舊說以老使我怨爲老而見棄嚴氏曰詩言總角之宴則始笄便爲此氓之婦又言三歲食貧三歲爲婦是止及三年便見棄不應便老也此說有理然其解曰始也將與汝偕老今我未老而見棄若我從爾至老其彼暴戾必有甚者愈使我怨也又覺太費周折愚謂詩意蓋云始也本期與爾偕老今未久而見棄將終身不得其所雖至老猶使我怨也

垂帶悸兮

毛氏曰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朱子曰悸帶下垂之貌錢氏曰悸心動也愚詳文義畢竟作心動為切或謂上言容兮遂兮方狀其舒緩放肆安得下言心動不知舒緩放肆之人其心茫無所主雖被服雍容時露不能自持之狀今之紈絝子弟大都如此

## 伯兮篇

序曰刺時也范氏曰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死地者也故聖人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惻怛不啻如在己是以詩美之則言其君上之閔恤刺之則錄其

家室之怨思以爲人情不出乎此也

木瓜篇

序謂衛國有狄人之敗齊桓公救而封之衛人欲厚報之而作是詩朱子疑爲男女相贈荅之辭意亦相似但從舊說則辭旨溫厚以爲男女贈荅則索然無味矣嚴氏曰感其救患之恩爲瓊瓜不等之喻非以尋常施報論也

王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鍾惺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蓋以

黍離爲固然而不知此爲何地矣

君子陽陽篇

余德鄰曰簡兮之詩衛之賢以萬舞爲恥君子陽陽周之賢以執簧執翿爲樂均一棄賢也然賢者有恥心則國猶可爲也賢者而樂於執簧執翿則國非其國矣周之事尚忍言哉

揚之水篇

詩人託言揚之水以諭周室衰弱政令不行於諸侯令之戍申者僅我東周之人他國之人無有也此時周室漸卑即以大義召發諸侯未必盡能聽命況乎

王忘殺父之大讐懷立已之私恩為戍申之舉誰從之乎其言不與我戍申者雖怨他人之不共戍實隱言其不當戍也　鄒忠胤曰甫許與申接壤當是楚因伐申而并侵甫及許容有之即不然而二國惕於震鄰或邀王靈幷為之戍亦非必待其見侵也　竹書紀幽王既沒立宜臼於申者許男與焉則平王之德甫許當亦德申之亞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

嚴氏曰舊說以蓷草暵乾喻夫婦相棄非也此詩但以歲旱草枯興亂世饑年之憔悴蕭索無潤色氣象

耳由是而致夫婦相棄故曰遇人之艱難蓋棄妻不
怨其夫而以爲時之艱難使然
遇人之不淑矣
鄭氏曰淑善也君子於巳不善也按上章方憫其窮
厄今遽責其不善殊失詩人温柔敦厚之意呂氏曰
古人謂死喪饑饉皆曰不淑朱子取之是也
尚寐無吪
序言君子不樂其生謂當時之君子傷心時事無可
奈何絶無生趣也詩言尚寐無吪者謂惟有昏睡不
動付世事於不知耳似不必以爲不動以死也

葛藟篇

葛藟而生河上得河之潤以為長猶王族之託王以為盛也今平王踈遠骨肉無親親之道兄弟共父母者也兄弟而可遠必使我謂他人父母而後可即使謂他人父母亦孰有顧我者哉如所云自家骨肉尚如此何況區區陌路人也

彼采葛兮　彼采蕭兮　彼采艾兮

序曰懼讒也郝敬曰葛之為物可以織讒言蔓引何以異葛蕭之為物可以爇讒言薰灼何以異蕭艾之為物可以炙讒言灼膚何以異艾似於取喻之意為

得　蕭祭祀以脂爇之爲香

大車篇

序謂陳古以刺今呂氏曰此詩所謂陳古其猶在文武成康之後與蓋惟能止其奔不能革其心與行露之詩異矣亦僅勝於東遷之時而已顧炎武曰豈不爾思畏子不奔民免而無恥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有恥且格也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

毛鄭以留爲氏然無所考証歐陽氏極辨其非當從歐陽氏以爲滯留之留也　詩人不斥言其君之不

用賢因託言賢士之不進用或因植麻之故遲回丘隴閒而不遽來乎亦微辭也

鄭

將仲子篇

將仲子三章摹畫莊公心事曲盡云仲之言豈不可懷叚豈不當速除但父母諸兄國人必有以殺弟見責者俟其作難而後除之則可以謝衆口矣　莊公蓄謀深狡以爲人莫知其隱孰知詩人代爲寫照如此所謂如見肺肝者哉

叔于田二篇

先儒皆謂叔段不義得衆國人愛之而作今觀其所以美叔者無非飲酒服馬之能馳騁射御之精究然一放縱無禮之公子也然則愛之者非狎昵之羣小即徒搏之勇夫耳豈舉國之人愛之乎小人之所愛君子之所惡也　嚴氏曰首序以爲刺莊公蓋與春秋書鄭伯克段譏失教之意同　禮裼暴虎獻于公所黃氏曰晦庵以公爲莊公華谷遂以爲叔段在鄭從莊公田暴虎以獻氣陵其兄愚恐叔段强恣於外未必入鄭肯從莊公田叔段君臨大邑未必可身自禮裼若段果從莊公之狩而獻于公所正退守人臣

之分安得言相陵耶愚按毛傳云叔之從公田也則其說不始於朱子方叔段之未襲鄭也君臣之分未絕安知叔段之必不入鄭而從田耶禮裼暴虎正叔段好勇輕脫之常態得虎以獻莊公乃自矜武力以驕其兄嚴氏之說極爲得情黄氏駁之非也

遵大路篇

此詩序以爲莊公失道君子去國國人思望之辭朱子改爲淫婦人之辭殊不似執袪執手乃國人惜君子之去深致其繾綣之意何必婦人也

有女同車篇

舊說以有女即孟姜嚴氏謂有女言鄭忽所取他國之女彼美孟姜指忽所不取者亦有理宜竝存之

蘀兮篇

序曰刺忽也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何楷曰如後序言則此詩語乃絕無人臣禮豈可以爲訓嚴氏謂是小臣憂國之言尋味詩意似爲得之

彼狡童兮

狡童或謂指祭仲或謂指忽用事之人其說俱近理惟以爲指忽者不可從朱子曰昭公之爲人柔懦踈闊不可爲狡即位之時年已壯大不可謂童嚴氏曰

忽以世子爲鄭君其當時國人作詩義不得目爲狡童皆正論也

褰裳篇

序曰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孔氏曰忽是莊公世世子於禮宜立非詩人所當疾故知狂童恣行爲突也正謂正爭者之是非去突而定忽嚴氏曰此詩及有女同車皆欲求援於大國以扶植之也王道既微小國無可控愬往往思方伯之拯已霸圖能無興乎是可以觀世變矣　一說狂童指祭仲卽扶蘇篇所謂狂且也鄧元錫云仲置君如

奕棋然葢其易也故詩數以狂童目焉

風雨篇

余德鄰曰亂世小人多而君子少幸一遇焉故曰心夷曰疾瘳曰云胡不喜猶莊子所謂逃空谷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也

縞衣綦巾

嚴氏曰縞衣綦巾稱其妻猶云荊釵布裙也極得詩意蘇氏謂縞衣白衣男子之服綦巾蒼巾女子之服恐不必如此分別

有女如荼

孔氏謂茅之秀者其穗色白言女皆喪服色如荼然愚意如荼只言如茅華之輕白可愛耳未必女皆喪服也

野有蔓草篇

此詩諸家以為男女婚娶失時邂逅相遇於野草之間玩詩中無狎昵之語未必然也且左傳襄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昭十六年鄭六卿餞晉韓宣子於郊子齹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古人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未必名卿贈答專賦淫佚之辭

也蘇氏曰鄭人困於亂政思得君子以被其膏澤也
或曰有美一人婦人之謂然則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亦婦人也哉其説似可從何楷以詩首句蔓草二字
偶符祭仲蔓草猶不可除之語遂謂國人託爲莊公
愛仲之辭亦太鑿矣

毛詩日箋卷一

# 毛詩日箋卷二

勾吳　秦　松齡　學

## 齊

### 雞鳴篇

古說皆謂賢妃警其夫欲令早起誤以蠅聲爲雞聲朱子云心嘗恐晚聞其似者而以爲眞嚴氏則曰蠅以天將明乃飛而有聲雞未鳴之前無蠅聲也於是從曹氏之說謂哀公荒淫昏亂以雞聲爲蠅聲其說亦有理但古說非甚不安不當輕改況詩人之言於蠅聲之早晚何必泥也　李本曰天將曙而蒼蠅始

有聲此賢妃疑其已遲之辭也於次章曰蒼蠅已有聲矣然猶未大明故月光尚顯此賢妃幸其尚早之辭也疑其遲幸其早極爲得情且旣不背古序又可解華谷之疑似可從

東方之日篇

詩刺淫奔而發端以東方之日月乃詩人深惡其事言日月照臨之下安得爲此醜行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首二句言其君之號令無常甚不足恃正如折柳而樊圃耳然以柳樊圃狂夫亦必却顧而不敢卽越如

人臣聞君之命雖知其無常亦不敢不顛倒衣裳也

末二句正言其興居無節不必謂歸咎於司漏者

南山篇

諸家皆以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而嚴氏謂

全詩俱刺魯桓以齊人不當以雄狐目其君也夫襄

公身爲鳥獸之行國人目之以雄狐誰曰不宜且詩

曰曷又懷止曷又從止明指襄公而言宜從舊說

郝敬曰亟稱魯道者閫外通闤行人共見也亟稱齊

子者明非齊婦也

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鄭氏曰人君內修其身外修其德居無幾何可以立功猶是婉孌之童子丱然而稚見之無幾何突然加冠如成人蘇氏朱子益暢其旨大約謂凡事不須强求能循其序而爲之則可以忽然而至其極也獨嚴氏謂此詩正言襄公之蹴等而躁求玩詩辭曰未幾曰突而其說亦通然終不若舊說之深婉有味也

盧令令篇

序云襄公好田獵百姓苦之陳古以諷焉何指曰其人指襄公也若謂陳古以諷則以仁與偲歸之似矣美且鬈明是見前有此人可亦謂是古人之鬈耶其

辨亦有理若如其說乃田獵者獻媚襄公之辭詩人述之以爲刺耳

敝笱篇

郝敬曰莊公於文姜則子耳桓公其夫也夫爲妻綱如笱可制魚子之於母猶曰弗克夫不能制其妻則同敝笱矣故敝笱以刺夫猗嗟以刺子序說各有當也

載驅薄薄簟笰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諸家皆以上二句言襄公下二句言文姜蘇氏曰襄公疾驅其車以會文姜文姜夕發於魯而來會之極

似二人急於淫會毫無羞恥之狀而嚴氏謂四句皆言文姜蓋不欲於一章之内分作兩人耳然終不若舊說之得情也

猗嗟篇

嚴氏曰此詩極言其人容貌威儀技藝之美而以歎息之辭發之是其人之所不足者必有在於容貌威儀技藝之外者矣方此時採得於齊未有序說不知所刺何人所言何事中間有展我甥兮一句只一甥字便見得是刺魯莊公只一展字便見得是人以魯莊爲齊侯之子詩人設爲諱護之辭以譏之讀者既

默會其意乃再三諷詠之方見得自犄嗟而下句句
稱美處節節是歎息不滿處辭不急迫而意深切矣

魏

好人服之

好人毛傳以爲好女手之人朱子曰好人猶言大人
也嚴氏亦曰尊貴者之稱也今俗稱猶然按詩本刺
褊褊急之俗必在上之人成之二家之說是也

汾沮洳篇

此詩刺貴人而親細事爲儉不中禮耳朱子曰若此
人者美則美矣然其儉嗇褊急之態殊不似貴人也

最爲簡暢而嚴氏泥序其君儉以能勤之語謂魏君親采莫之事公路之官猶不爲此恐未必然也　郝敬曰沾汗手足以求蔬菜非大人之事居上纖嗇其狀類此不必眞有采莫采桑之行亦不必即是公路公行之官

園有桃其實之殽

二句必以毛氏之解爲正謂園有桃則食其實國有民則用其力詩中雖無不能用民力之言而其意固在言外鄭氏云魏君不取於民食桃而已其說之陋不待言然謂二句止是託興無他意義恐未必然

## 陟岵篇

詩中父曰母曰兄曰諸家謂是父母兄臨行教戒之言朱子謂是行役者不忘其親想像其父母兄念己之言以兩說較之覺朱子之解意味深長徐士彰曰孝子思親不言己之念親而反言親之念己則所以存諸心者益切不言己之自慎而言親之欲其慎則所以保其身者益至詳味之藹然有天親慘怛之情焉

## 十畝之間篇

蘇氏曰此君子不樂仕於朝之詩也朱子曰政亂國

危賢者不樂仕於朝而思與其友歸於農圃與後序其國削小民無所居之說異然玩詩意二子之說得之

伐檀篇

蘇氏曰君子之仕於亂世其難合也如檀之於河此說未免牽强朱子以爲美君子之不素餐與序意不合呂氏嚴氏俱從孔疏身自伐檀之說又似太泥愚意詩人以伐檀喻君子之不得任用伐檀本以爲車實之河干非其地懷材本以大受實之閒散非其任而舉目富貴之人皆無功食祿者也若君子之用於

時則必有以稱其祿矣詩意恐只如此

碩鼠篇

朱子曰民困於貪殘之政故託言大鼠害已而去之也黃氏曰鄭箋以碩鼠爲斥其君非矣嚴氏以爲指聚斂之臣又不若晦庵之說尤平易也　輔氏曰三歲貫女則民之於上至矣莫我肯顧則上之於民甚矣於是而決去焉非民之罪也　誰之永號姚舜牧曰哀哀寡婦誅求盡痛哭郊原何處郵此永號之謂也

唐

蟋蟀篇

呂氏曰是詩欲僖公之自虞樂而曰無已太康好樂無荒無乃太早計乎凡人之情解其拘者或失於縱廣其儉者或流於奢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信矣唐風之憂深思遠也　職思其憂何楷曰職思其居思其外之可憂者不然思居思外所思何事

山有樞篇

序曰刺晉昭公朱子以宛其死矣之言非臣子所得施於君父其論甚正然當其時曲沃之叛形已成昭公之死亡日迫而恬不覺悟詩人之言亦所謂急不

擇晉也　呂氏曰詩人豈眞欲昭公驅馳飲樂者哉其激發感切之者深矣呂祿棄軍其姑呂須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乃此詩之意也何楷曰此諸大夫哀昭公之將亡而私相告語之辭謂此岌岌者國也此衣服車馬之物必非我輩所能享何不及今曳婁之驅馳之之愉快而坐視其爲他人所欲乎亦通

揚之水篇

諸家皆謂國人叛昭公而歸沃獨嚴氏援據後事謂晉人無叛心叛者潘父之徒耳詩人反辭以泄其謀

欲昭公知之早爲之備其說最爲深長　何楷曰桓叔簒晉之謀已定如白石在清水之中昭然可見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曰我聞有命者通國皆知之辭曰不敢告人則固以告矣語甚隱妙是巧於告密者

綢繆篇

序曰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朱子以爲國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遂其昏姻者詩人述其夫婦相語喜而自慶之辭是謂昏姻之已成者也嚴氏曰今夕是何月之夕乎是十月嫁娶時也爾

女子可以嫁而見此良人矣然國亂民散不能備禮猶未得婚故又歎此女子汝當如此良人何是謂昏姻之未成者也夫詩云見此良人明是昏姻已成朱子之說是也特謂喜甚而自慶之辭似於如此良人何語意未得蘇氏曰今夕何夕云者幸之之辭也然而居於亂世家室不能相保既已成昏而懼其失之也則曰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此解得之

杕杜篇

舊說昭公不親其兄弟則如獨行道路之人踽踽然無所親曾杕杜之不如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言

他人不足恃也曰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言必不相親必不相助也詩意曉然無可疑者朱子改爲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於人之詞反覺少味

無衣篇

序云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幷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朱子駁之謂武公弑君簒國王法必誅雖曰尚知王命而請之以自安乃猾賊之尤耳以是爲美非所以爲敎也其論正矣嚴氏曰武公之事國人所不與序言美之者特武公大夫之

意耳　戴岷隱曰已不請命於天子其大夫乃為請命於天子之使蓋武公自嫌強大不肯少屈使其大夫諷天子之使而取之觀其詩詞傲然可忿豈曰無衣自誇其盛也不如子之衣以敵體相輕也衣者天子之衣豈使臣之衣當是時晉猶未強非得天子之命服誠不可以久安非武公謙詞也外示強大中實歉然真情所見不可掩也按此解最得詩意　劉仁恭謂使者曰旌節吾自有之但要長安本色耳與豈曰無衣之言一也

有杕之杜篇

舊說特生之杜其陰至寡不足爲往來之庇故人無就之者人君無恩於人君子舍之而去詩意本自明白嚴氏以其義爲贅誤矣　丘光庭曰日中之後樹陰過東杜生道左樹既寡特而陰又過東無休息之所故人不來也

## 葛生篇

廣漢張氏曰葛生之詩雖婦人思存者而作然以獻公之攻戰不休知其死亡之無日也則斷以百歲之後庶幾同歸於丘而已其亦傷之至也蘇氏曰思之深而無異心此唐風之厚也嚴氏不用舊說斷以爲

悼亡之詩亦通按世說云袁羊嘗詣劉惔惔在內未起因作詩調之曰角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劉尚晉明帝女主見詩大不平劉孝標亦引小序以見袁以死嘲劉故主不平耳則其爲悼亡之詩舊矣

胡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鄭氏謂人之爲言是稱薦人舍旃舍旃是謗訕人歐陽氏非之謂下文再舉人之爲言而不舉舍旃舍旃者知非二事也其解詩曰聞人之言且勿聽信置之且勿以爲然更考其言何所得謂徐察其虛實也諸

家多從之而嚴氏曰聞人之言語且未可信將舍之
而不聽乎亦且不可如此但當考其言何從而得之
推其所自來則虛實盡見矣似更爲曲盡

秦

車鄰篇

呂氏曰既見君子竝坐鼓瑟簡易相親之俗也今日
不樂逝者其耋悲歌感慨之氣也秦之彊以此而止
於爲秦者亦以此姚舜牧曰大抵風俗以時變而不
善變者未嘗不至於大敝秦初與民並坐鼓瑟何等
簡易可親然其趨也必至於尊其臣卑其主而上之

人不勝其憤則一變而森嚴其堂陛使侍者曾不得持尺寸以上殿焉是始之簡易可親者其極敝必至於禁嚴而難近也先王制禮嚴尊卑之分而未嘗不通上下之情正不如此此皆可謂善於論世

載獫歇驕

獫歇驕舊說以為田犬名長喙獫短喙歇驕王雪山嚴華谷戴岷隱以為載獫於車中以歇其驕逸似可從但爾雅作犬名惟字皆從犬為稍異則舊說不為無據也朱子亦從舊說為犬名而謂以車載犬以休其足力則與諸家之說相通宜從朱說

小戎篇

輔氏曰一章主言車二章主言馬三章主言兵器所謂婦人必其卿大夫為將帥之妻也蓋溫其如玉厭厭秩秩皆非士卒所能當也

蒹葭篇

序曰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呂氏曰此詩全篇皆比猶鶴鳴之類所謂伊人猶曰所謂此理也蓋指周禮也襄公所以未能用周禮者疑其迂耳若孝公所云安能邑邑待數百十年以成帝王也故詩人諷之以禮甚易且近特人求之非其道耳

按呂氏之說即程子所云順而求之即易逆而求之
則艱且遠也但以伊人爲此理猶覺未安何楷曰伊
人指文武也似爲得之　郝敬曰周之興也詩歌蒹
葭是春和之明景也周禮行而忠厚篤祜開卜世有
道之長秦之興也詩歌蒹葭是肅殺之蕭晨也周禮
廢而强梁腊毒兆二世撲滅之禍

陳

宛丘篇

序謂刺幽公游蕩無度朱子止以爲刺游蕩者恐從
舊說爲是若是尋常游蕩之人安得擊鼓擊缶鷺羽

鷺翿聲容如此之盛乎

東門之枌篇

上有宛丘之君則下有東門之人矣

衡門篇

序曰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歐陽氏曰首章之意言小國皆可為二章三章言大國不可待而得蘇氏曰食魚必魴鯉取妻必姜子則終身有不獲者矣故從其所有而為之及其至也雖天下之美無加焉不然雖有天下之至美而常挾不足之心以待之則終亦不為而已朱子改為隱居

自樂而無求者之詞雖於詩詞意極似終覺舊說有餘味

東門之池篇

序曰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嚴氏曰僖公荒淫忠臣良士之言無由而入其君子無可奈何但因其好色思得淑女為其配偶庶幾優柔而漸入之如池之漚麻漸漬而化之也永嘉鄭氏曰觀齊雞鳴之詩其相警戒之言則閨門之奥笑歌晤言固足以浸漬其君之心而革其惡此東門之詩所以思賢女也

東門之楊篇

此詩總言男女之失時東門之楊其葉牂牂則爲時已晚昏以爲期明星煌煌則益過時矣昏姻之時失則淫亂之風行所以爲刺不必泥序親迎而女不至之說也

墓門篇

此詩因陳陀之爲亂追咎桓公不制之於蚤又咎其不聽人言以至於顛倒後悔無及耳序云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乃衍說也　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蘇氏曰夫也不良指陳陀也陀之不

良國人莫不知之者知而不去昔者誰爲此乎蓋歸
咎桓公也　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
予何楷曰歌以訊之訊予不顧指昔日言顛倒思予
指今日言言雖訊之而我言終不蒙其顧念至今日
身死未寒而顛倒狼狽若此使桓公地下有知亦必
思我昔日之言然已無及矣皆追恨之辭

誰侜予美

毛氏曰侜張誑也朱子曰侜張欺誑也程子曰侜謂
譸張迂迴誣罔人者必迂曲以致惡而李氏引說文
云侜壅蔽也蓋以欺誑爲壅蔽也予美鄭氏以爲指

宣公何楷曰古者目君皆曰美人既爲人所倂矣而猶呼曰予美忠愛之至也或謂指所美之賢者於義亦通但舊説本安不必改也朱子謂是男女之有私而憂或間之之辭郝敬駁之曰以予美爲男子則簡兮爲怨女矣以予美爲婦人則離騷爲曠夫矣從序則此詩爲忠憤從朱則此詩爲閨怨聖人删訂之義宜何從乎京山之言是也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嚴氏曰當月出皎潔之時感其所見與佼好之人顔色僚然而好其明豔白皙如月之初出而皎潔其行

止舒遲窈糾然姿態之美也思而不可得則勞心悄然憂愁而靜默也此說與毛鄭蘇氏合而朱子則曰當月出之時而思彼人之好欲一見之以舒窈糾之情而不可得是以爲之勞心悄然也較舊說爲勝詩記取之

株林篇

蘇氏曰靈公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與語曰君胡爲乎株林乎將以從夏南耳非徒適株林也特以從夏南耳朱子亦從之然不若呂氏曰國人問靈公胡爲乎株林而從夏南乎詩人則爲之隱曰靈公

非適株林從夏南乃他有所往耳然而駕我乘馬則舍於株林矣乘我乘駒則又食於株林矣雖欲為之隱亦不可得也辭旨婉約最妙　何楷曰言朝食於株則在株越宿可知

## 檜

### 羔裘篇

檜君國小不能自強於政好絜其衣服逍遙遊燕故詩人憂之嚴氏云非以羔裘狐裘為大故而以逍遙翱翔為可憂也舊說以其朝服燕而以祭服朝恐不必泥

隰有萇楚篇

後序謂是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欲者此因後兩章有家室之語而爲是曲說耳朱子曰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歎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最得詩意黃氏謂下章樂子之無室無家恐難指萇楚然則萇楚又可稱之爲子乎詩人之言難以理拘也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

張子曰人之不安常如在風中車上

顧瞻周道

鄭氏曰周道周之政令也朱子曰適周之路也何楷

曰詩言顧瞻雖指適周之路而意之所託則仍在西周盛時其禮樂刑政布在方策者與今之所行大不相同如孔子所謂我觀周道幽厲傷之是也

誰能烹魚漑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姚舜牧曰善治國者如烹小鮮烹而不漑焦且壞矣漑之釜鬵以善其烹此周道也當時天子衰微諸侯强大徵求下國無復膏澤存焉蓋未有以烹鮮之道行之者故詩人憮然歎曰誰能烹魚漑之釜鬵遂繫接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蓋深致望周道之復興與

曹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

薈蔚毛氏曰雲興貌程子曰草木鬱茂之狀朱子從程不從毛朝隮毛氏曰升雲也朱子從之言小人衆多而氣燄盛各取其義之當也嚴氏解南山朝隮爲樵者朝升於南山之上而采草木似乎創解然張子有詩云林木南山薈蔚時工斤樵斧共朝隮舉知趨利青冥上不念幽居季女饑乃知此說由來舊矣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

蘇氏曰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

榛是故居一以待之無不及者深得均平專一之意
洌彼下泉浸彼苞稂
程子曰泉之潤物猶政令膏澤之及人泉寒洌則不能潤物在下則不能及物浸漬則害物苞叢生之茂者乃反害之皆不得其所也嚴氏曰泉流自上而下可以及物宜其灌良苗也今其所浸乃叢生之稂稂莠之盛見田野荒蕪民不得其所也二説皆有理然玩詩下泉而曰洌苞稂而曰浸正與未章芃芃黍苗陰雨膏之相反則程子之説尤長也　呂氏曰匪風下泉皆思周道之詩然匪風作於東遷之前此一時

也下泉作於齊桓之後此又一時也

豳

一之日二之日

朱子曰一之日謂斗建子之月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蓋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候故周有天下遂以爲一代之正朔也戴岷隱曰一日二日說者以爲周正豳風先公之事周未建正也夫數窮於十自正月至十月數之窮也故詩人以十有一月謂之一日自一而數之避月而言日懼其與月相亂也先儒之說大約如此而黃氏曰一日二日蓋主於陽復而起數

何楷曰本天而言則主日以冬至爲日長一線之始也本曆而言則主月以孟春爲夏正建寅之始也按何氏之說本於黃氏而益精矣

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公子或以爲女或以爲男未知孰是但婦人謂嫁曰歸既曰同歸似非男也且諸侯之子凡男女皆得稱公子左傳云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于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則以爲女公子者非無據也女心傷悲先儒謂其豫有離親之感是也而嚴氏以爲非經意夫苟無離親之感則

所傷悲者何事乎

猗彼女桑

毛氏曰角而束之曰猗蘇氏曰取葉存條曰猗猗長也葉盡則條猗猗其長也嚴氏曰猗倚也倚取之者不斬其條但就樹以采其葉也玩猗字之義蘇氏爲確朱子從之

爲公子裳

此公子諸家皆不言女嚴氏曰不敢言爲公之裳而託言公子也獨何楷亦以爲女公子言玄黃以獻其君其朱色之鮮明者婦人女子尤愛之故取以爲公

子裳表藹然家人一體之意亦通

十月隕蘀

毛氏曰隕墜蘀落也黄氏曰以蘀爲落則與隕字之義何別當釆說文之意乾葉爲蘀

爲公子裘

何楷曰此公子謂豳公之子與上章女公子不同蠶績者婦人之事則我朱孔陽以獻公之女狩獵者男子之事則取彼狐狸以獻公之子亦各從其類也

曰爲改歲

黄氏曰東萊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於民尚矣

岷隱曰十一月謂之改歲者葢十二辰至於亥而止復起於子故謂之改歲非三正之謂也孔氏曰改歲者以仲冬陽氣始萌可以爲年之始愚恐詩意不過以年窮歲極大寒之將至故預爲塞墐之計非必謂塞墐之時爲改歲之時也此論甚當何揩示曰既以十月爲改歲則又何云二之日爲卒歲乎是其一篇之中自相矛盾矣按改歲原不正指十月乃預計之詞玩本文語意自明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

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姚舜牧曰藏冰獻祭是民之共宴饗稱觴是民之厚然詩意全不在此若曰二之日不獨鑽武功三之日四之日不獨于耜舉趾又有藏冰獻祭一事亦係於職分而不可已者九月十月不獨築場圃納禾稼又有宴饗稱觴一節亦根於至情而不容已者總見農夫無一刻之暇為之上者不可頃刻忘稼穡之務也

鴟鴞篇

周公居東東征或以為一事詩作於既誅管蔡之後或以為二事詩作於東征之前其以為一事者本於

孔氏據金縢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謂居東二年而得三監淮夷叛者誅之耳周公既誅管蔡懼成王疑已戮其兄弟故作詩以曉諭成王也朱子初從其說其以爲二事者本於鄭氏蔡仲默解金縢從之朱子又曰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爲是初謂當從古注後來思之不然三叔方流言周公處骨肉之間豈因以片言半語遽然興師以征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後人爲之說曰居東者周公始聞流言而避居於東也東征者成王既迎周公以歸往征其罪也金縢云居東二年東山云自我不見於今三年則知非一時

事矣愚按鴟鴞詩今在東山之前則作詩在前東征在後頗爲明據且朱子之定論合於天理人情之正不可易也　金仁山曰鴟鴞之詩其情危其辭迫蓋憂武庚之必反王室之必危也昔也武庚以周公利權間三叔而今也奄君又以周公見疑嗾武庚則鄰蜀之變勢所必至故周公汲汲爲成王言之曰鴟鴞鴟鴞旣取我子謂其已誘管蔡也毋毀我室謂其勿更搖毀王室也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傷管蔡也二章言先王創業之備固也今此下民孰敢侮予微管蔡之內叛武庚之外連則固未易侮也三章言先王

之勤勞也四章言王室之孤危外患之必至其辭不得不迫也既而成王悟周公歸而管蔡武庚卒於叛蓋其參謀造禍非一日矣，何楷曰次章承上章毀室言而深以綢繆牖戶為成王望也四章風雨漂搖乃未然事與次章未陰雨相應今雖未至於此而後來必至於此也其說甚當

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此詩程朱二子之說不同程子曰有陰雨之候則婦思念其夫而悲歎又計其行之久念其將至我征聿

至謂我之行者其遂至也念其將至而洒埽穹窒以待其

留繫之久見其思望之情切也瓜之苦者人所不取

常在其所以比君子久留滯不還也自我不見今三

年矣嚴氏曰此皆想其婦在家之歎望蓋行人念家

之情如白居易詩云想得家中夜深坐還應說著遠

行人也　朱子曰行者之妻思其夫之勞苦而歎息

於家于是洒埽穹窒以待其歸而其夫之行忽已至

矣因見苦瓜繫於栗薪之上而曰自我之不見此亦

已三年矣何楷曰闊別許久見故園風物依然如舊

似喜似驚有無限感慨況其家室乎唐詩始憐幽竹

小窗下不改清陰待我歸意與此同按二說俱有理趣宜並存之
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諸家謂上章咏舊有室家者此章咏新有室家者是矣而鄭氏解末二句曰其新來時甚善至今則久矣不知何如也又極敘其情樂而戲之如鄭氏說則詩皆追述昔日之事非初婚也何楷曰以前章果臝施宇熠燿宵行及有敦瓜苦等語思之彼皆夏末秋初所有而倉庚之鳴正在仲春之月時不相值則于飛

結檮其爲追述之語無可疑者故當以鄭箋之解爲
正按此說亦甚有理
破斧篇
鄭氏以破斧缺斨爲四國流言既破毀我周公又損
傷我成王以此二者爲大罪甚失詩人本旨此詩總
是發明周公大公至正之心全是爲民非以自救而
當日從軍之士亦深知其心雖破斧缺斨不以爲勞
耳朱子謂是從軍者答周公前篇之意亦不必泥也
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郝敬曰設其籩豆踐然成列君臣相與燕笑一見而

往事釋然矣聖人豈有成心乎

九罭之魚鱒魴

九罭諸家或以爲大網或以爲小網鱒魴或以爲大魚或以爲小魚未有定說程子曰鱒魴魚之美者施九罭之網則得鱒魴之魚用隆厚之禮則得聖賢其說平順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諸家多以爲東人欲留公之辭夫居東周公之不幸也東人當以朝廷之失公爲憂不當以東土之得公爲喜故謂是東人留公者未必然也程子曰此章祈

反周公誠切之意是以猶所以也朝廷所以有袞衣之章用尊禮聖賢無以以也無以是服逆我公來歸無使士民之心悲思也終當以此說爲正

狼跋篇

程子曰狼獸之貪者猛於求欲故陷於機穽羅縶周公無利欲之蔽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赤舃几几然安也異於狼之跋疐矣又曰先儒以狼跋疐不失其猛興周公不失其聖奚若虎豹胡獨取狼也古之詩人比興以類也是以香草譬君子惡鳥譬小人豈有以豺狼興聖人乎程子之言是也而何楷曰跋

胡比公之進而立朝遭流言之變疐尾比公之退而居東至二年之久詩人畧假荒迫之狀爲喻如易所稱羝羊觸藩云者非以狼爲公比也亦通

毛詩日箋卷二